頌天臚筆

頌天臚筆卷之六

吳門布衣金日升茂生彙集

贈廕 二

贈太常寺卿魏公

公諱大中字孔時別號廓園浙之嘉善人舉萬曆丙辰進士性狷介爲諸生貧甚居湫巷數椽不蔽風雨舌耕不足以自給妻子怡然負笈從景逸先生游巳酉舉于鄉家人偶易新冠綃衣公自會城急歸毀之所司旂額俱寘弗張及討

偕同鄉仕郡邑者例有所干及公獨謝絕其餽
卷資亦力却不受爲孝廉六年未嘗輕謁官長
逆第禮闈恒徒步從一役觀政遠則跨驢任行
人毋奉檄遐征力減厨傳程贈嚴絕寸絲考最
入工垣搏擊無所避權貴斂手要路多鮮衣華
屋公不能辦僦值就敝室寓從不携家惟平頭
二人圖書數卷朝夕蔬食而已踰年高邑儕鶴
趙公爲大冢宰知公清操卓識因毋事咨公公
所薦引皆海內人望了無所私然忌者自此叢

焉歲癸亥轉禮垣時乞郵贈者邀甚公引　會
典悉裁之忌者益怒甲子晉首垣長以激揚流
品爲已任發露餽遺仕路益肅或借汪文言事
劾公
先帝初寘弗問無何公與楊左諸公首擊逆璫
南北各衙門交章應之尋值晉撫員缺廷推謝
公應祥故屬佳品然出高邑意公不知也忌者
復揣摩彈公盖以謝公曾令公邑首拔公耳璫
從中搆之得

旨降調旋逐趙高二公正人之禍由是如火燎
原不復可收拾矣乙丑夏璫矯
旨逮公是日雷電交作風吼水立士民擁公泣
送者數萬人郡邑長咸涕下皁隸莫不掩面逮
至下鎮撫獄拷掠備至誣贓三千三百金公歷
官十年貧不減諸生時五日一訊訊加全刑雖
戚友捐助頗衆卒不能如額竟死獄中嗟乎公
毋疏欲辟楊熊而反坐楊熊賂以死不亦白日
晝晦哉諸慘酷狀詳魏孝子與潘茂先書中後

一年
今上御極璫敗伏誅公冤稍稍白又一年冤乃
大白贈公今官錄公孫允枏入冑監枏孝子學
洴子蓼洲周公婿又一年其同門友陳祖苞爲
之傳

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題爲合詞請納憲

臣之忠以除逆璫疏

臣聞從古君側之惡非遂能禍人國也有忠

臣不惜其身之危以告之君而君不信乃始

至于不可救耳今東廠太監魏忠賢擅威福

制生殺一殺王安以立威于內廷一逐劉一

燝周嘉謨王紀等諸臣以立威于外廷一日

而逮三　皇親之家人立枷而斃以立威于

三宮結奉聖夫人客氏在

皇上之左右縱私人傳應星陳居恭傅繼教等
出入禁地交通外官因以餌其所喜而窺其
所忌人怒于下
天怒于上輿情不勝憤憤顧未有悉數其罪于
皇上之前者憲臣楊漣受
先帝之知圖國士之報每念
皇上聖明中外多故苟捐吾身而可以有益于
君不難以其身死之誠見稔惡顯禍在
皇上蕭墻之内肘腋之間故列忠賢二十四大

罪以告疏

聞之日道路喧傳人情歡喜以爲今日而禍本可拔也乃漣疏未蒙發票而忠賢之疏先下念其勤勞錄其小心矣又明日而漣疏始下没其忠愛罪其沽直矣忠賢種種之罪案引爲親裁而代其任咎忠賢種種之逆跡不能置辯而代與分剖安排布置倒行逆施自疏自票疑盡出忠賢之意與爲忠賢代草者乎恐楊漣之疏格而不達

皇上未及省覽也如

賜省覽無論違

祖宗之制干外廷之政出入警蹕僭擬 乘輿

諸不軌不法罪在不赦即就疏中所列風聞

三事 懷冲太子何以不育 裕妃何以革

封

皇上南郊之日 胡貴人何以無病而暴卒設

深宮邃密之地果如通國之所驚疑是

皇上身爲天子而

三宮列嬪盡寄性命于忠賢與客氏之喜怒危
如朝露能不寒心
皇上又以宮壼嚴密外廷何以透知詩曰鼓鐘
于宮聲聞于外枚乘曰欲人勿知莫若勿爲
未有有其事而不傳之千百之口起中外之
疑者歷稽史傳備述甚多况忠賢客氏之私
人出入無忌一人出口千耳傳聲何可掩也
皇上何難割于忠賢何難割于客氏至謂左右
屏而

皇上孤立于上矣

皇上一身天地覆載

祖宗式憑百靈呵護臣民擁戴何藉于忠賢若

忠賢一日不戮客氏煽禍合謀恐左右之人

盡忠賢客氏之人

皇上真孤立于上其中莫可為仗耳且忠賢惡

貫滿盈罪狀昭著陰令司房傳養貞藏奴酋

之奸細韓宗功于家欲以何為

皇上即不能疑忠賢忠賢不能不自疑不能不

自危危之疑之極自作不靖釀釁發難非所忍言斯須不斷禍不旋踵伏乞

皇上納憲臣之言按忠賢之罪籍其家以佐邊餉斥客氏就外居住毋令復入 宮掖滋其兇穢下傳應星陳居恭傅繼教于獄治其內外交通之罪并

敕法司嚴鞫傅養全之罪提究窩主以自爲

宗社計天祚

聖明揆地濟濟必無焦芳李東陽者廁于其間

謝遷劉健不失臣節而共事固有什百者濟
危扶顛瞻仰此舉無徒令羣臣惕號于下
聖主真孤立于上而莫之肯憂也
天啓四年六月初五日上奉
聖旨這事情屢有明旨如何全不遵奉皇長子
連日用藥朕心焦煩乃紛紛激聒全不仰體
豈是臣子分義且宮闈邃密何得妄生猜疑
好生逞臆瀆擾本當重處念係言官公本爲
首的罰俸五箇月其餘的姑不究該部知道

朝審紀事 天啓四年

大中未見錦衣衛原疏跪聽

嚴旨似坐大中以受楊熊之賄也楊熊之賄必

不投于口口欲辟楊熊之人大中初入工垣

一疏再疏三疏四疏所以爲楊李請劍者具

在

御前亦具在人人耳目也洎甲子 朝審聽讞

諸公以遼左失事諸臣於樞輔遠畧臣疏奉

有姑待不死之

旨因单概傳候
旨謝畢法司吏持簿挨序畫題次至大中大中
不可大司寇喬鶴翁離坐大中亦出離坐諸
公咸起離坐大司寇叩大中所以大中曰堯
曰宥之三皐陶曰殺之三老先生今日之皐
陶也大司寇曰畫題了商量大中曰商量了
畫題大司寇曰如何商量大中曰若大䟽將
遼左失事諸公列其罪狀原屬情真獨以新
奉

恩旨故云候
旨則晚生晝題矣若併其罪狀涸從末減則封
疆事急議赦非時今日晝題他日復有異同
不便時御史大夫高景翁領之冢宰趙儕翁
云不晝再商亦可大中因揖兵垣羅心華刑
垣顧若虛兩掌科云此事六垣當有公疏論
封疆當首兵垣論刑名當首刑垣又揖顧若
虛掌科云今日似貴垣爲政顧若虛許之始
散已而顧若虛劉麟岑兩掌科復至大中寓

屬大中起草會十三道亦有公疏法司疏上
尋持常律如初此當日　朝審始末也姑叙
聊畧與天下萬世公質之辛酉年楊李奉
旨從寬議處矣而大中力持之甲子年楊熊奉
旨姑待不死矣而大中又力持之是爲受賄人
否

附詩　　廓園

乙丑夏五二十日宿睢陽雷雨徹宵砌葵俱仆曉霽葵起有翹然向日之意感而賦此

秪此生來一寸丹風風雨雨恁摧殘傾心不信天長夜霽曉團團仔細看

乙丑夏五二十五日宿奉聖禪院用辛酉舊題韵

題壁當年愧碧紗重過今日鬢生華天生如此

人誰料臣罪伊何顧敢奢果不鑒臨惟有死縱

然歸去已無家能垂亇露覔於海好好朝煙與

暮霞

魏孝子傳略

錢士升曰魏孝子諱學洢字子敬嘉善人邑庠生其尊人爲吾友孔時（即鈴諫諱大中）嘗孔時被逮日天大雷電風吼水立邑中聚而送者千人子敬徒跣攀號欲隨侍以北孔時曰覆巢有完卵耶父子俱碎無爲也子敬乃微服間行尾緹騎刺探起居比抵國門邏卒四布則變姓名匿旅邸中晝伏夜出與二三道義商萬死一生計而獄益急搒掠益毒子敬度無生理欲撾登聞鼓上

書自刎闕下巳念徒死無益且萬里孤覔遐邈
誰托于是匍匐飲血扶櫬而歸歸而朝夕號咷
未嘗入寢室哭而病病復哭每至丙夜淚盡而
舌爲枯家人以漿進卻之曰詔獄中誰夜半而
進之漿者竟號咷至于死歿三年
今天子改元剪除大逆昭雪孤忠孔時得贈太
常卿予廕賜謚而吾鄉同志又以子檄殉父事
疏聞于是孔時父子忠孝大節皎然揭日月而
行天壤嗟乎人患無死所是父是子死可矣子

敬有詩文若干卷余正襟讀之涕淚感歎而不
能已也語云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古來忠
臣孝子舍生取義未有不定志而能引決一時
者也志定則氣不耗氣不耗則骨堅彼其焦腑
中先已植確乎不拔之根一遇事變本念劃然
生死貪怖舉不足入其舍而後初心快足而無
憾子敬少稟異資沉研理學漁獵千古該洽淹
通凡義利貞邪之辨斬然若別黔晳每遇古人
奇節輒掀髯起舞觸羞恥事則裂眥唾罵斷斷

不休觀其叙浙忠跋短歌胷中之所存可知矣故嘗其蒙難間關以孱軀出入千鋒萬鏑中人疑不葬死即悖死顧反不死比其歸也交知且悲且慰欲留其身以待天定而至性所迫必即從地下以爲快父存則不獨死父死則不獨生斯子敬之志也子敬生平不可一世獨父子切劘同堂商搉以爲笑樂而子敬淵識沉幾輒有以濟孔時所不及甲子秋諸賢柄用雄艷極矣子敬心憂之曰無根之華其能久乎寄書孔時

極稱閒居樂志以爲諷巳孔時罷還向余顰蹙
曰豈不懷歸顧勢不能獨潔耳嗟乎啞人吞蘗
此苦誰知然而子敬之識深遠矣古來一門忠
孝惟卞氏盼盱隨父赴難而文釆不表見顏忠
節之死常山也泉明從幽州轉徙流離至河北
購父屍見刑者言死時先斷一足與袁長史同
瘞一坎指其域得之護柩歸葬長安時稱其孝
然不聞以身殉也子敬荼苦似泉明捐生似盼
盱而其議論文章卓絕奇瑋足以副之求之古

人邀焉鮮匹嗟乎寅卯之際名教猖披謁者有見須眉無父亂賊相接踵矣惟是詔獄諸公凛凛生氣孤行于淸虚寥廓間而又得死孝之子敬爲綱常維一綫詎非忠貞之羽翼春秋之功臣哉先是有里人夢孔時葉葬地忠孝坊額金書煌煌覺而異之時子敬尚未死也浩氣塞宇宙至行通神明盖不待

聖明褒恤而機兆先露矣豈非天哉豈非天哉

是爲志

錢棻曰昔咸和之世卞氏父子同日赴難其母撫屍哭曰父爲忠臣子爲孝子我復奚恨讀史至此每歎忠孝易得而萃自一門者甚難且鮮屈指我鄉如王忠文死于使孫忠烈死于賊于忠肅死于譏沈青霞死于諫其後人皆振振有聲海內稱孝子焉然則未聞有號慟而死如我子敬者子敬才極高邃于理學性至孝英氣鬱發辟易千夫八歲時墮橋足斷瀕死終不作呻吟聲惟臥讀陶詩以爲樂當其舞象之年便解

脫生死如此弱冠與余同研席風雨短檠朝昏
相對我兩人蓋歷十年所也始稱文字交既而
相與訂性命之學已復以名節相敦勉其言曰
天下漸多故矣死忠死孝便是了生死故余錄
浙忠于敬序之余歌死事子敬跋之凡于貪怖
之根歸全之義亶闡婁至聲淚俱惻粥粥乎若
惟恐弋尺為已有而子敬果以孝死矣先是甲
子春讒羽盈朝先師大中直聲震闕下海內皆仰
望澄清子敬獨私憂曰物不可以終通天其或

者蘊崇正人之毒而速之感與未朞閹禍大作子敬括髮徒跣侍先師以北欲上緹縈之書而登聞不可擊欲圖李嵩之報而肘掖不可問晝伏夜號百茶備茹七日之淚空碧聊城之詛遐然嗟乎子敬安得不死比其負骨歸也屏妻子而不見撫遺㲪以烏烏旦暮哀吟丙夜不絕童子捧水槃以進則覆而泣曰我父獄中安所得盂水乎病且葦進以藥餌則又覆而泣曰吾父獄中更安所得藥乎如是數十日而子敬死矣

假令子敬不即死忍死以俟令日泣血叫閽鳴
父冤暢遺緒購取仇人頭馳祭先君墓道前豈
不稱孝然子敬終不能頃刻待者此子敬之至
性爲之也經有之至德爲道本至孝爲行本五
品之屬各有其至苞焉然貪悕根深則君仇不
報父讎不殉甚且舉世天閹衣錦食稻甘作無
父之賊子嗚呼百年鼎鼎同訖于盡與其病死
羞死唾罵死孰若忠死孝死之爲不死也雖然
才如子敬使之挾策人主之前稱先王而道古

昔三公四輔茲實其選即不然秉其瀕擎之性出而經營四方抱桴鼓捍大敵亦必能爲張睢陽之嚙齒露齦顏平原之握拳透爪惜乎其竟以幽痛死也今子敬雖死而其孝烈之狀與逸師之剛風千仞靡不表著朝野炳于丹青且其弟子一氏學濂又復讀書好道克肖父兄千秋之業豈卞氏父子所能彷彿萬一哉子敬有集余爲詮次及被難後諸牘收拾遺文期于可久此固後死者之責也亦忠於子敬之道宜然也

魏孝子

家書 甲子九月

莫赤匪狐莫黑非烏景象宜屬衰颯而一時碩彥盡居雄艷之地天欲以此開中興邪抑將蘊隆正人之禍而速之墜也年例之處于法不爲甚刻而世情已極難堪毋想公子虔杜門不出可爲寒心外計黜陟結怨尤衆方今郡國長吏率多以墨聞者而其心又鮮不銓諫自擬稍拂所欲便已切骨更不待重處也趙冢宰既辦霹

靂手肅清百辟端在此舉豈得復顧一家哭但
秉心無競者耳目欲聳威焰欲平柴子羔刖人
而有愀然之色此意斷不可忘耳

答當路書

權奸之溺人國也有攻其初者有攻其中者有
攻其杪者三者品識材智本相敵而候有險易
其留聲實于當世也亦遂殊攻初者力不費而
大愿除蘇文忠所謂奸之未成臺諫折之而有
餘者也攻杪者際天怒人怨之極奮然爲天下

報譬國狗之龐亦惴惴虞其嚙也而况鋒崩潰勢則險而功易成獨攻中者不勝憤懣之氣冒萬死以與之鬭而一擊不中肉骨燎爛追咎者亦即多方訾之謂實乖舛節奏以至于僨嗟乎攻奸猶用兵也流矢橫飛不避智勇雖韓白敢自必哉而當其捷則盡掩天幸而悉歸人謀當其覆則奇跡槩弗錄而舉動之紕繆乃特聞此忠臣孝子所以仰天椎胸淚盡而繼之血也先君之禍載籍所罕聞慘矣而門下光唁之餘多

所未滿門下父執也豈可以面折含茹弗吞竊
又痛傷先君之志不白于天下也敬與門下質
之門下咎先君招權府怨招權者端當塗之喜
怒而邇附焉因號于衆以爲市也癸亥冬先君
使竣見　朝趙冢宰遽扶疾命駕詣膺曰此身
即子身也願勿坐視余當此時實愴然懷國士
之感避權者且得昧平生之可否而勿與言乎
冢宰徐繹之不欺漸稍稍行其言當此時避權
者且得禁制之使勿行乎冢宰立意契恬最疾

夫配人與地而爲之請者而先君亦最恥爲人
營毋一缺出四岳九官十二牧麇至先君獨無
信冢宰益心折開憶平日之所可者而舉之諸
營者與代人營者咸怏怏却步恨事權一出于
先君不知冢宰所以深相向者正以不招權見
知非招權之説也即如謝公晉撫之擢福樞也
先君實不與聞先君而與聞也則謝公清標鶴
立正宜內用之奚事出諸藩徼之地哉邇其稱
蓋本于禮垣當時 鄖典溢極先君一切引會

典裁之屹然不可移一時要人以爲是可以卸慫也于是嘗鈌者捧厚餽至輙語曰是不難吾當圖諸魏事偶諧輒曰魏幾相厄矣吾力而得之偶不諧則謝曰吾力殫矣其如魏何也盈城要人爭借此以消釋天下之厚餽且誰與戶曉之必欲避權自全計唯有悉效卸慫者之爲耳先君義弗爲抑亦性弗習也至轉入吏垣則一可一否本職權存、以爲尤豈敢爲無權無慫之言官哉門下又以爲之急流勇退之義美哉斯

言先君所樂聞意者居禮垣時當退乎衆正嚮
用嘉言盈廷丈夫亦欲一吐生平耳告假歸去
倖滿徐來拾級而取京堂巧宦信有穩徑焉壯
士弗之甘也意者權吏垣時當退乎甲子二月
程都諫將陞序屬劉弘化弘化于冬閒即微以
艱聞序當屬先君設此時循次而轉誰能訾焉
者而左公忽招阮大鋮使來先君弗聞也忽麾
阮大鋮使去先君弗解也大鋮去趙冢宰循次
陞先君先君何疚于心而必避之當日詰冢宰

固辭誠屬懸衷之請要亦禮進之道則然非可
相責以義退也意者角傳檝時當退乎傳檝借
汪文言發難譎然之軀忽擠入千鋒萬鏃中文
言事一日未明則一日宜止此正力戰之時也
豈解去之時哉急流勇退獨文言廷杖後宜然
先君束裝南駕決計歸田門下想親覩之諸同
志以內外相距莫肯退尋尺一人潔身將通國
閧然而盡散于是與馬塡寓門如室袁公撝去
志不可奪特以計典為辭具疏相留尋得
旨

復羣然操大義相劫制而先君亦旋念討典且
近趙儕鶴陳中湛高景逸楊大洪鄒匪石程我
旋暨李袁諸公適殉居人才進退之地誠舉貪
墨吏一大剏之廉幾哉聲震天下而更援引廉
能吏爲他年碩果縱居位不久亦暫見平治風
嗟嗟此志誠不遂有心者似亦未忍厚非之也
門下謂文言纖人耳若之何與交文言憍汰已
甚喪其軀以喪羣賢誠大有罪焉然初番下
詔獄媚中貴者實請得而甘之幸脫意氣不撓

及再入獄鍛鍊兩月餘弗屈　詔杖一百其甥
悲失聲叱曰孺子眞不才死豈負我哉而效兒
女子相泣耶末番下獄嚴鞫者四酷刑備加弗
屈最後不能堪始仰視許顯純曰吾尸終不肖
汝心任汝巧爲之我承焉可也顯純誣先君賍
復歷然起曰天乎寃哉以此衊赤貧之士有死
不承特爲先君受兩夾棍數百穿梭嗟乎匹夫
殉義水萬折而必東亦足愧脅敍之徒庸庸者
矣又何怪諸君子之惜之也門下又歎攻闔之

舉無應而妄發嘻誠然哉誠然哉楊公初入國門也疏已在袖中矣同志以無應尼之後見奸正者走閹竇如騖而閹勢亦漸鄰于不臣遂不惜以身死之公疏畢疏聯翩共起雖傅櫆陳居恭亦莫不張吻內嚮閹益惶怖憂就縛矣而林虜一逃士氣盡喪首事者遂以無應蒙譏嗟嗟將俟九五爲應乎驪龍之睡正酣也將俟九四爲應乎則劉謝車覆後人方斤斤焉守許進之戒爲著龜不得已仍俟彼曹內應耳文襄權𤅢

固未可數數試也終不應終不發將遂鬱鬱聽之哉門下謂萬元白死竟無繼元白者殊為羣賢羞嗜有說焉大學既開南北司訌言如沸林內者曰蚤　朝將面奏休外者曰　宮中事將面鞫頗聞面奏之罪名驚　駕驚　駕則立擒楊公方躊躅不輕發而內已深懼之一日蚤朝羣衷甲以出氣息茀然甘露之變在旦夕而一時冢宰所推次輔所擬內又且喏喏相奉以求成故諸君子姑緩之鄉使持之益急必面鞫

南面鞫

皇上必祖內不祖外外弱也將起大獄外彊也或致急兵緝紳固因之塗炭　宮禁亦因之動搖追咎者又未必不憾諸君子之過激也而門下述葉福清之言曰其始也無虎豹在山之勢其既也無鷹鸇搏擊之威福清無此言也則巳福清有此言也則身為正卿委蛇中立殺正人者非公其誰不任責而責人多見此叟之巧于脫也門下又謂高公疾惡太峻非克容人者而

先君固推之失宜昔宣德中顧佐爲御史大夫懲貪汚御史數十員臺中股栗天下最不能容人者莫顧公若也而蕩滌穢風卒贊

宣宗之治當代有若人門下顧不快邪且救世之道用賢去蠹而已用賢必用賢之尤去蠹必去蠹之巨擯高公弗進留貪汚御史弗黜而以爲時中恐時中弗如是也更謂趙高兩公之于

先君也遥亞爲師生當避嫌避嫌之論中人以上所不談師生也而故庇之師生也而故阻之

暧昧正相等耳又謂高公本力辭爲不善成之
薦賢者但當策其能不能不當卬其願不願御
史大夫將用以彈壓百僚者也亦使不願者居
之將使願者居之哉門下謂外魏誠妍蚩然失
儀細事耳何遽以此逐之夫宰相失儀細事也
臺諫糾儀遂獨爲怪事邪事涉
宮禁既曰大
事也不宜言事涉
郊廟復曰細事也不必言
必如是直有不言而已矣門下謂宪問時盡慷
慨罵賊死而靡焉誣服何居嚴鞫之日門外邏

卒以千數抗辯與不門下何自聞之微傳左公語所親曰彼殺我有兩法乘我之不服而亟鞫以斃之一法也陰戕之獄中徐以病故聞一法也若初鞫輒服便送法司既到法司更無死理脫 詔獄而後圖之果爾則諸公誣服未始非一策也至仍着鎮撫司追比則外魏亦且自言其壞法矣良平豈能料之哉嗟乎狄梁公承反而不死人服其智諸公承受賄而死人笑其愚殆有幸有不幸焉或亦未易議也門下謂追比

旨下何不死嗟乎貞臣烈士皎然與日月爭光亦唯一死結局耳豈堪如是求多哉文信公入元豈不自分必死顧徘徊數載始就戮燕市中假令當時有求多者引繩披根不休信公殆不得此人數今覩信公竟何如也昔鄒志完得罪謫嶺表人作玉山主人對議之謂爭立妃者當爭之廢后之時毎讀史至此輒憤然不平人方顛沛萬里之外而更駕高論以壓之使併不得有其名不亦刻乎或于伊川前議志完好名伊

川曰人當于有過中求無過不當于無過中求有過嗟乎仁人之言藹如固與苛求者各一轍也獨念志完一人耳而譏好名者罪其激玉山主人罪其懦貞臣烈士之不見宥于人也蓋久矣悲夫

上張年伯書

老父見邸報而西也寂然無所言泙等因問可以乞援者何人輒笑曰死而死耳何援爲將就檻車泙等號泣固請附耳道老年伯姓名泙恨

不得奮飛至前若崩厥角稽首而徒跣入都聲息日狠厥卒之羅紨甚密長班之口舌易騰深懼彼此交累空失所倚嘗從馬上望見顏色淚汪汪欲墮而不敢出聲也今事急矣能索矣不得不大聲而疾呼伏乞臺下垂聽焉老父以辛酉入工垣值楊鎬等得從寛議處之　旨四䟽力爭幾見陛于羣彖甲子入吏垣值熊廷弼等得待以不死之　旨朝審之日堅不畫題此皆昭昭在人耳目者而一生欲殺楊熊竟坐楊熊

之賄可痛也室懸如磬逋積如山無端坐三千
三百金若肯降　旨籍沒固所欣然樂從者而
刻日追比必欲產外取盈焉天不雨金金安出
乎可痛也它家或待南北信通便可接濟寒家
即朝往夕來庸有濟乎況徃三千里來三千里
縱父老憐而圖我而艱辛措處計所費時日亦
三千里南中信至老父死杖下久矣可痛也勢
不得不告急于輦轂故人而有心者無力有力
者無心縱叩頭頭碎屈膝膝碎曾何能出父于

湯火嗟乎窮哉舍臺下更誰控乎使老父一生
志行稍有不足見憐于鬼神者洎今日亦不敢
以累君子而老父之負羿實薄抑使一時汗蟻
更浮三千三百金之外洎自度籲呼無路惟有
眼看父死以自刭謝父已矣而老父之坐贓適
輕羿薄既足傷仁人之心贓輕尤可壯義士之
膽惟臺下速圖之學洎雖孱怯乎每聞古忠孝
節烈事未嘗不慷慨流涕奮身欲往而今竟藏
首藏尾曾縲紲之弗如者誠謂徒死無益專欲

留頭顱爲報恩地也詩有之買絲繡作平原君有酒唯澆趙州土今日之控非特秦庭七日哭也熱血萬斛悉灑向老年伯衣裾矣謹反首拔舍以待命

上黃虞兩年伯書

喘且絕矣兩年伯噓而續之宜何如五體投地而徑出口無愧色入手無感辭誠以恩越尋常不用求亦不用謝惟默默焉銘諸焦府死報爲期此朱亥不拜信陵君意也不數日而喘之續

者且復絶爲之柰何舊創未合新創復開獄內既恐不能活而五日再比每比限數百金獄外將何策應之絞腸達旦亦思別覓生路以暫寬兩年伯之拮据而謁見帝百不一投縱具拜人之膝誰則受我唯兩年伯終救之任四支徒存七竅盡塞唯有張眼望恩翕眼悲泣而已但願覩老父千死萬死一分未必死之人而視任則直如既死之人唯覩爲既死之人然後絶意于其子唯覩爲未必死之人然後不絶望于其

父譬如人有急疾瀕死者屢矣扁鵲惠然許之曰可生而其子夙以癰瘓廢則病夫死不死乃扁鵲之責非廢疾不足責者之責也臨楮叩頭痛哭

寄潘茂先書　淮安舟次

古權閹之殺貞良也以什伯數有死貶所者矣有死獄中者矣有死杖下者矣有死東西市者矣若乃纍纍然列跪奸弁前詞之訴之裸體辱之弛杻則受拶弛鐐則受夾弛櫻與刑則仍載

鐐杻叉棍疊棍所中結爲黑丁黑丁漸漸陷爲
深坎深坎上微褁藥傅焉不再宿復加搒掠藥
褁爲棍揭去棍棍擊赤肉肉敗蛆生淋漓零落
肉墮堦塀者塊如碗當此時寧特無力圖生蓋
亦無力覓死矣而垂逝之日更嚴刑促之溽暑
殷雷　旨故遲遲不肯降越六七日始出尸牢
穴中骸漲而黑面與鼻平入殮時不忍復道嗟
乎悲夫足下讀書萬卷亦曾有慘毒如斯者哉
先子刻苦一生併四壁亦非我有而竟坐賄三

千三百金以死口口欲辟熊楊諫草傳天下而竟坐熊楊賄三千三百金以死泄嘗中夜環走想極成癡謂此時忽有人焉以三千三百金相貸如期以進如數以輸彼縱意不在賍當用何名見殺苟得出　詔獄入法司父子相抱一慟俱斃斯亦人生之極歡也而長安故舊自一二人外卒靦我如疫鬼間抑之輒使人從門縫中辭曰目與目相射也明日可暮來如期往關入則厲聲叱曰睡熟矣敢相溷耶明日可蚤來黑

夜匍匐惴惴恐死遲卒手而訖不得一見倖見
矣不過攢眉詘曰慎之寺豈俟囑者幸毋數數
出也久之卒亦無所聞嗟乎悲夫開口告人非
難無人可告之爲難也屈膝拜人非難無人可
拜之爲難也獨范陽長者焦然倡醵金之議滌
鄉酷貧之士素不通姓名者莫不賣服物以相
應然多者不過十餘金寡者乃至大黃錢三四
文伯夷有難豈於陵陳仲所能救哉信乎廉吏
可爲而不可爲也廉吏可爲而不可爲者猶謂

妻子貧困已耳今則受賕鬻獄罪延其孥反似貪吏可爲而不可爲不更寃哉已矣追比方始泲將就浙獄矣先子生存猶爾爾先子死有敢出而援我者乎縱幼弟躑躅于獄門老母行哭于道路義士或有矜恤者顧昔不能活父今以自活泲猶痛之嗟乎悲夫司馬遷羞貧賤輕仁義頗亦謂謬于聖人今而知其言之恫也貨殖庸可無耶游俠庸可無耶刺客庸可無耶先子死當葬首陽山側泲若死自思葬要離墓傍耳

天地跼蹐莫可共語昔檻車發平望高子嘖嘖奇足下不置儕良鄉賓客傔從俱似遥領足下意者扶櫬南返適又久與程君偕述才人經緯甚悉嘅然嘆足下眞英傑也抆血而告之哀

辭里中父老書

嗚呼先父之被逮也邑中送者數萬人攀舟宛轉哭聲動天既行後又承十二坊居民設醮禱念此恩無可爲報指望生入城門與父老歡然一笑也而今竟休矣痛忍言哉扶柩南還又值

里遞訃産醵錢洴縣聞之驚怛無地先父于七月初三日從獄中寄片紙云臨行時百姓許槩縣派賠萬萬不可我窮苦一生並無分銀粒米施及鄰里鄉黨今日之禍又非爲合縣公事豈可相累嗚呼手書現存可出共視洴忍背遺命而妄受乎況父老哀憐先父猶念素行耳至如洴者侍生父而徙侍死父而歸庸懦不孝父老正須箠殺何愛而欲活之目今公差來提旦夕將死家門傾覆無復可言所貽破房一所零田

幾畝求父老勸人買之苦湊幾兩完納以領老
母救子之恩微産既盡終須一死泄自無錫別
父後來不得一見晝夜痛苦只想地下相逢父
老不須悲傷也但身死之後兩弟決難自存從
不能葬母不能養願父老清明寒食過塚前澆
一杯飯時時以衣食周老母飢寒是則泄所求
耳醻錢之賜萬不敢當謹辭

贈太僕寺卿周公

公諱朝瑞字思永別號衡臺山東臨清人中萬曆丁未進士初雁瑺禍者六人而五人皆丁未論者謂是科得人爲盛云公初任中書舍人選爲給事中與同官楊漣最善議論相埬箎光廟時公疏請蠲免金花干聖怒外譴天啓初召還省會東西交變傳旨暫停經筵時公在禮科疏請及時講學語侵近侍有借叢指鹿等語魏客輩深恨之乙丑汪

文言獄起遂逮下鎮撫初奸黨撰東林點將錄以示魏璫曰此錄中一百八人皆結黨謀欲殺祖爺者也魏璫酷信其說命諸奸先擇其尤者十人逮之名已定矣諸奸復推敲者數晝夜遂降

旨先逮六人而公與焉蓋此六人非但繩直爲逆璫所根兼有才智爲奸黨所畏謂先剪滅此則餘皆發蒙振落耳則公之才品可推矣公坐贓一萬竭貲稱貸不兩月而告竣意謂出獄有期忽一日與顧大章及孟弁共飯時楊左

貔袁已死獨二公存耳獄卒急呼公獨出項之

已報公畢命矣

今上御極贈公太僕寺卿廕一子

禮科給事中周朝瑞爲時事多艱亟資勤學乞仍照常講學以光 聖德以慰人望疏

臣 聞帝王之學與章布不同非但尋章摘句而已治亂之理扱及于文方講究明而後推行力是以自昔英烈之主雖于戈搶攘之中猶手馬上讀書彼誠有鑒于不學墻面所關于軍國利害不細繇此言之

皇上值清晏之日學之所重惟是涵養性情嘗

艱危之時學之所急更在于孫維理亂此時
何時也雖日出講學 臣 等猶慮儒臣矜飾尺
幅不能引古誼反覆開陳諷誦片時未必使
聖心洞矚成敗乃于二十日晚閱邸報見太學
士葉向高等題為東西告急等事奉
聖旨覽卿所奏東西交變卿等與各官講求恢
復 經筵日講暫免稍候寧謐擇吉舉行該
部知道欽此閣疏密進 臣 等不見全抄誠不
知其是何稱說惟是 經筵日講已奉暫免

之　旨果自
聖意乎抑閣臣實先意逢迎欲假
聖旨停之乎若
聖意倦勤蹈此沓不聞聲之覆轍閣臣宜引義
力爭何待人言之畢如其閣臣阿中涓意實
有先言遂叨　中旨閣臣亦讀聖賢書豈不
聞人主宜使務學接見賢士大夫况
皇上冲齡志氣未定即一二親信內侍亦不明
乎天下安則

皇上安而若輩亦安種種借叢皆堪覆　國獨

有　朝講不輟諸臣尚得睹

皇上龍顏庶幾有牽裾之忠猶可白指鹿之佞

今三六九日常朝已漸借題傳免倘并　經

筵日講一槩報罷群下隔　九閽無從瞻

日月恐將來司馬門之報格不以　奏呂太

防之敗竟不及知國家大事去矣豈但深居

鎮日言不及義學廢于嬉而德終罔覲哉伏

祈

皇上收回前旨急諭閣臣傳示中外　經筵日
講依舊舉行自後凡遇　常朝之日亦必振
起精神出見羣臣更願不拘常套虛懷下問
廣收羣策共濟時艱無論大小臣工惕于
皇上憂勤相率不敢怠荒即內外民庶見　朝
講不改常度亦且謂少年
天子尚有不廢說詩書敦禮樂而臨　御以時
吾屬何憂彼逆天小醜直可制挺撻之矣　臣
等備員禮垣見　朝廷失禮之大失策之甚

無逾此舉不敢從諛循職糾正統惟

聖明裁察

天啓二年　月　日奉

聖旨

贈太僕寺卿顧

公諱大章字伯欽別號塵客直隸常熟人父奉常公雲程舉學子公長次公諱大韶字仲恭俱有美才兄弟齊名翺翔藝苑公舉萬曆丁未進士筮仕閩泉司理以疾去官越三載改毗陵學博所獎拔多知名士癸丑任滿丁外艱丙辰服闋補國博會仕路漸淆正人日削公以下僚留心世道人咸憚之戊午遷刑部主政詳閱罪牘諸所讞決民自不冤全活百許人辛酉奉

命典粵西試時稱得人選
朝時福清與南昌有隙公調護甚力卒善南昌
之去然公爲
國家計實于南昌未識面也頃之廣寧失律太
司寇王公紀以大獄屬公公用諸君子議謂經
畧稍薄于撫袒撫者咸懟公先是王大司寇劾
客氏袒逆者咸謂疏出公手於是臺中有疏譏
公者公疏辨甚晰舉朝直之旋以疾歸家居二
年由武庫員外起調主客則魏璫大肆矣諸奸

合謀借汪文言獄詞逮六臣公遂與焉時公巳
遷臬憲出
國門矣竟矯　旨逮下詔獄獄庭有大樹生黃
芝六瓣獄卒以爲賀公嘆曰芝瑞物也而困于
獄吾輩其終于此乎六瓣者蓋讖吾六人也主
者鍛鍊坐贓四萬五日一比備極楚毒身無完
膚前後受棍一百七十桜敲三百二十夾杠一
百四十五死而復甦者三有閒發部會鞫復受
竹批二十又將復下鎮撫公嘆曰士不再辱遂

投繯而卒蓋在詔獄時即求死不得也嗚呼痛
哉歲丁卯
聖天子御極公寃始白得
旨贈太僕卿厚加優䘏焉
野臣曰古范滂李膺諸賢亦以拂璫死顧未
有誅僇而兼籍沒慘酷如公輩者也公在比
部全活多命乃竟得此奇禍天豈可問耶雖
邀
恩䘏有餘悲爾

顧塵客自叙

余自丁未幸第選閩泉推官時按臺欽撫臺徐學聚祓論候代一切以情用事監司而下尤而效之余銳意政事遇事輙攘袂爭之爭而得者十之七然猶鬱鬱不樂得奇疾棄官歸家遇外家立嗣事頗任嫌怨卒捐外父所贈以明志家居三載改常州教授丁父憂喪畢見正人日就摧殘慨然曰昔賈彪不入顧廚之目卒西行以解其難余向與東林疎此正可以彪自況也補

國子博士頗爲世道効力人皆不知後以同事
詡其功余名亦漸彰爲人所忌矣戊午陞刑部
巳未以便差歸辛酉復入則世局一新矣而南
昌爲相頗與言官搆余托友上書勸其先收主
權則相權自重言路自清逆而行之者禍也南
昌歎息而不能用余旋以試事赴西粤歸
朝則壬戌春矣福清與南昌小嫌羣小浸潤之
余直言轉福清之聽卒善南昌之去然余與南
昌向竟未識面也去之日乃一謁之耳南昌益

歎息時廣寧陷重臣道將俱逮王紀爲大司寇
必欲以大獄屬余恭之余已啓調儀司爲王所
阻時諸正人以經罪稍薄于撫余初亦從之然
不能堅也卒以此禍然禍源豈在此哉蓋自國
博時貽之矣羣小譖余于璫謂王紀攻客氏疏
皆出余手余無崆峒之才而有其禍自此始也
釋奸細之假者而原參臺省怒辨劉一燝非南
昌族辨佟卜年非叛人而舉朝怒者十之七余
禍不可解矣是秋調兵部是冬有疏連攻余且

以奇禍中之者至癸亥夏得白告歸甲子秋調起禮部余赴命北行而時勢大異矣亟求一臬以出卒不免逮訊五毒備至同逮五人皆先予瘐死予體稍强獨後斃在鎮撫百餘日已而有法司定罪之命

附詩

得北書　　　　弟大韶

貧病傷人劇利刀那堪原上鶺鴒號奸威凛冽方魚肉家事紛拏更蝟毛四萬金錢真挺

影二三膠漆盪驚濤閃來漫詠唐人句無着

天親第一高

其二

寒江非渡試輕刀誰料狂風忽怒號無無數

圍齊解組幾人腹劍快吹毛奇禽共命多生

伴小鹿衝心半夜濤莫惟舉朝同結舌天顏

穆穆聽猶高

其三

落筆爭誇快剪刀中讒黑獄不聞號百沓敵

髓攢諸毒一命懸絲惜二毛血漬半成庭下土寃飛頻向海中濤西曹自古論囚地却羨西曹福地高

其四

鷦鷯落網近砧刀一步還聽一叫號笠但同巢憐比翼也應異類惜奇毛朋儕閉戶愁沾膩弟子更師怯避濤傳說對山能救我至今俠骨九原高

次韻仲恭得北書因以自解　王宇春

敗絮行荆多慧刀頻悲師友疾呼號參苓醫
產供多病鬚鬢傷心盡二毛北闕清郎誰灑
血東山逐客尚驚濤岱遊幸脫生桑夢畢椽
休遲半百高

次前韻奉輓顧太僕　　金日升

鬼蜮含沙剸腹刀忠冤猶自夜長號憐君平
獄衡中法拂劍空懷剪不毛羅織深文埋顧
況姦雄亂國辱山濤咄嗟近事天難問青史
名垂斗岳高

喜聞　漸誅次韻二首　顧大韶

詔使銜綸已在塗山陬海澨盡歌呼雷霆便合誅元憝霡雨還須替佞儒㕓斷三年重拭淚鶯鳴幾箇共提壺停杯徧向旁人問更有長安信也無

一自妖狐據要塗豺狼魑魅互相呼彌天厲禁捜東黨徧地崇祠逼腐儒快覩昇陽重擊壤追傷夜雨且傾壺爲憑寄語奸諛道遂頌元臣德政無

兵部武庫清吏司員外郎顧大章奏為據
實剖明以待 聖明讜黜疏
臣通籍十六年為曹郎五載素以拙宦自甘
謬謂守官無關頃接邸報見雲南道御史楊
維垣一本為百官宜杜私交之門等事內議
及臣謂臣倡八議之邪談緩頰而翻大獄等
語事關法紀名節臣敢不剖心瀝血于
君父之前蓋自遼左失陷五年來封疆失事之
臣至今春而始盡逮奉 旨並下法司比刑

部山東司事也時本司官或以差出或以病告虛無一人臣堂官王紀新任不察臣愚而以委臣臣以福建司員外冒昧代庖自謂當官而行何彊之有毋爲首鼠規避也比時論經論撫救經救撫之疏無慮數十揚之則九天之上沉之則九地之下衆論不同之極致舉

朝聞且見之矣會勘者十三道十三司兩寺共二十八人意見懸殊臣議謂誅心則廷弼難末減論事則化貞乃禍魁頗亦自謂

持平即臺臣所指八議之說不特臣有之亦不特臣衙門有之全招具在想臺臣或未暇竟覧也今諸臣並論辟矣毋論臣非鬻獄之人且業已辟之又何鬻爲至詭臣宛轉美調者以爲受廷弼之庇者似亦過矣臣久苴冷局何心求調吏部尚書張問達昔年爲臣堂官謬被奬許今年三月欲調臣于儀曹業將啓事臣堂官王紀動色阻之留臣于刑部俾結諸大獄今紀雖去冢臣見在可問也越數

月而移兵曹謂臣因大獄得美調可乎若臣之罪則臣自知之矣年來職掌輕而議論重刑曹又諸曹之最輕者也以最輕之曹郞妄欲修其職掌浹旬之內定諸大獄府怨實多臣固不待今日而知有此也臣與堂官共定諸案堂官朝去臣亦當夕行濡滯數旬臣罪愈重臺臣之姑追臣也亦不爲不久矣伏乞
皇上將臣罷斥以爲愚執不善處事者之戒臣雖永錮亦甘之矣臣不勝惶悚待罪之至

天啓二年十月十六日奉

聖旨顧大章奏剖旣明着照舊供職該部知道

兵部武庫清吏司員外郎顧大章奏爲臺
臣非理相加微臣不得不辯疏
臣因臺臣楊維垣數語誣 臣據實剖辯已蒙
聖明洞鑒臺臣而稍存天理也者宜亦可以息
喙矣今專疏橫詆穢惡滿紙 臣小臣也大獄
一案雖蒙
聖鑒而椎誣多端證合自剖據其所摘 臣議單
中語 臣亦何諱比時會問二十八人人各有
單議論不一 臣單中諸語大率他臣所有耳

始而各出已見終而畫一成招葢三法司共
議而定此辟臣曷嘗釋廷弼哉自弼起家以
至下獄中間薦弼議弼救弼罪弼者何下數
十百疏臣之单直正言其罪而斟酌于法之
所麗耳其詞觀諸疏何加臺臣既細閲全单
矣獨不見同臺之单有分别遣戍等說乎廷
弼果有四萬之饋理宜不及于最輕之曹郎
矣臺臣既欲論臣以揭附弼之榜樣又攙臣
明白悉數而預籍以妄扳他人之一語此何

心乎臣當官奉法詎論私交薦師何有況非
薦師臣承之山東司諸累臣對簿後以奏稿
未成故堂官遲臣交印數日臣亦不願以臣
羅案累僚友也至誣臣諸獄盡鬻尤屬不根
花獻宸逃弁之小者耳登萊沈總兵遣之入
京總理三部王侍郎遣之出關未經到官者
也王一鵬林喬椿臣曾陪審而招不出自
者也韓初命郭增輝臣所成招而審單臺臣
李時榮所定者也佟養冲去年五月舊臺臣

英應琦所批釋者也時臣方奉差廣西佟卜年生平不識面不通刺者也又非臣經手事也此諸獄者毋論臣不讞即善讞者宜何從讞之乃臣所親斷之獄即山東一司亦甚多矣維垣何不請

皇上別勑刑部條臣所勘諸囚悉移獄于御史臺令維垣一人精心覈決臣所斷有一不合于法者臣請從斷獄之罪臣昨年典試出堂官黃克纘之門送臣誠不堪有資次往歲告

病有撫臣徐學聚之代　題慰留盈嶺臣實
負之吹求至此何端不搆乃至妻財有無亦
煩羅織用賣
聖聽臺臣之為此也亦勞矣反覆本疏臣竊自
疑據其詫臣膽術謂無欲不遂是宜無籍于
累臣及其嘲臣美調亦廷弼之薄報則所稱
膽術毋乃溢言乎為臺臣再蹤計者兩涉而
無當固不如熟思而致一也至津要非臣所
思職方人所共避揑砌事款已足殺臣描摹

虛景更復何益臣觀維垣建白意與人殊則其設挑激之機弃逐執法之名卿辨此一件儘發千秋青史縱刀俎一曹郎少報受恩深處于西臺事業竟何臺毛損益哉思及于此宜亦自覺其嚼然而無味矣臣之所辯據事據理臺臣能以理屈臣臣甘受屈若徒恃勢謾罵則

聖明在上公議在廷臣不受也臣小臣被言理當靜聽但維垣論臣吃緊關目全在贓銀

四萬夫銀至四萬搬送必有多人送至家園

跋涉且數千里何人過付何人証見伏乞

皇上勅令維垣指實具奏　敕下法司鞫訊明

白至于花獻宸等七案亦乞重　勅研審詳

覈卷案勘　臣有無情弊如維垣疏語果真　臣

當就大辟以正　國法如其不然恐說謊之

誅亦難以風聞解免也

天啓二年十月二十三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俟原奏到日該部院一併具覆

附詔獄述　　　　　　　　　　　　　　　塵客

對簿詞

某等六人同逮而某某爲最苦彼五人死于鎮撫未到法司成招天下或有寃之者某旣送法司欲辯則奉旨原是據招定罪豈容復辯以抗聖旨欲不辯則自欺本心欺台臺即是欺皇上且欺天下後世況不但自誣服而幷借某以成五人之招此招一成某身名俱敗矣故

曰最苦也問與五人如何交結某曰楊爲常
熟縣令因此相知左同年同鄉是以相知魏
素極厚袁周蹤跡皆疎對簿詞止如此本云
台臺能爲此案昭雪則萬代瞻仰在此一舉
如其不然則有鎮撫原招在

獄中筆記五條

一人詔獄聲息俱遥聞不能覿面是卽死也何
天玉云在詔獄爲单索飲食于外譬如祖宗
之顯靈家人送食傳单而進譬如子孫之祭

享非久困于獄者烏能描寫至此乎余入詔獄百日而奉　旨暫發部者十日有此十日之生幷前之百日皆生矣何者與家人相見前之逕聞者皆親証也余旣叨此一百十日之生視彼先逝者幸已甚矣復何憂哉復何戀哉

一偶書一聯曰故作風波翻世道常留日月照人心自志也

一詔獄所苦者五拶也夾也棍也杻也鐐也所

恥者五囚首不冠也膏藥貼指示傷也跣一
足亦示傷也彼高坐訶罵叱咤也我蒲伏摯
跪也有此十者即無追賍之苦有倖生之路
丈夫猶不再辱況兼此二患乎
一詔獄土地廟前樹于六月間生一黃芝日夜
漸長至六人畢至時則燁然光彩遠映矣環
而視之適六辦獄卒皆詫或曰此吉兆也余
歎曰芝瑞物也而困于獄其不祥乎月餘獄
卒墮之

一余以五十死猶勝死者壽而無子者余以不

祥死猶勝死牖下而無聞者

獄中口授五條

一應山手藁二千餘言又謄真親筆一紙在孟

淑孔處

一應山血書二百八十字在所頭顏紫處

一應山桐城嘉善之死許顯純命收大監所頭

葉文仲同夕斃之顯純大賊分日上之應山

桐城復分時

一袁睛注大監實孤身在關廟顏紫手斃之
一周輿予及孟三人共飯未畢郭鎖頭誘之見
官械送大監即刻斃之
大抵禁獄殺人非梃非刃非繩非藥不
知用何神術立刻就斃　乙丑九月初
八日口授大武弟
獄中自叙刑曹事六條
自天啓辛酉遼陽失後京師五城察院暨京營
科道日以捉奸細爲事及至送刑部其稍有影

響者大率論辟矣其絕無影響者可二百人司官灼知其無辜則高閣置不問恐得罪原參衙門也已閱數印君矣及壬戌三月予署山東司事查前之二百人者率皆以饑寒瘐死尚存五十餘人予啓尚書王公曰以某一人之命易五十人命某尚便宜況以二官易五十命耶王嗟歎許之即日會同事者原雪之止留三人一則自供甚悉不待刑訊一則雖非奸細乃假印人也一則証佐未備餘悉開釋送大理評允而繳

之原叅臺省有怒于札者有怒于辭者有怒于
文移者予悉錄讞詞托人致之無不咋舌曰此
老吏之筆勿與競也予是以得免于叅論而臺
省視予爲畸人矣
兵部尚書行邊張鶴鳴奏杜茂佟卜年謀叛事
大率謂卜年爲河間知縣茂匿其衙中三月相
與謀叛乃遣茂同其大管家二管家往李永芳
處相約爲逆詞證甚具王尚書問合屬曰見杜
茂招否何如衆莫敢對予揖而言曰此只以原

招斷之可耳王曰尊意云何予曰兩人同謀叛
三箇月其情必親于骨肉矣以理言之尚當出
妻見子豈家人小厮名字尚不知耶今聞杜茂
在外審過五六次夾十餘棍矣問其大管家二
管家姓甚麽他終不曉豈茂果瘠瘂耶况同往
李永芳處往返數千里而不問一姓名尤可異
也王大笑司官中有欲下石者皆息喙杜茂者
實陶登撫門下千摠給以千金使之募兵者也
茂頗浪費愧懼不敢復命乃匿于薊州一寺中

被番役擒出誣以奸細其及卜年者盖其得入
陶幕或卜年薦之也
壬戌七月初司審杜茂事畢王尚書問卜年當
得何罪山東司印君朱大典不能對予曰既非
奸細然實是佟養貞族坐以叛族流二千里可
也王嗟服
七月十四日王以成佟招違限得嚴譴署部事
者右侍郎楊東明也不問司官不會都察院大
理寺堂上官徑將原招自改于十六日上疏太

率謂卜年係奴酋族每歲拜金世宗墓宜誅柔
同僚友潘承澄員外面折之曰此言何從得耶
楊曰聞之人言予曰刑部招但有審得云云未
嘗有聞得云云也疏已上本司朱大典員外尚
不知朱聞遑遽追而返之
七月十七日楊升堂畢揖合屬于法几前聚議
非故事也故事火房議事升堂作揖而已楊問
曰聞護熊廷弼者即護卜年者也其間機彀
何以相通老夫請問之諸公同僚三十餘人同

聲言二事各不相蒙無以仰對尊旨楊問不已
予揖而前楊曰公有所言耶予曰老先生所聞
非屬官所知安敢有言但老先生欲知此事機
彀張鳳臯老先生在城外折柬一詢之足矣楊
語塞蓋此語即張教之折問屬官也值同僚汪
君詞氣過激楊乃語侵汪以自解而散
七月十八日楊未升堂在火房問合屬曰佟養
真前以謀反論則卜年非叛族乃反族也反族
當論斬予直前揖曰按律反族不同謀不同居

者止朞親論斬餘不坐楊作色曰謀反夷三族何論朞親耶予和顏色對曰員外所執乃大明律老先生所述乃漢律也同僚命吏齎律謀反條呈楊楊無以難